



淑女

任 跣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淑女

任 趺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湘女/任跃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5153-1383-2

I. ①湘… II. ①任…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10050 号

责任编辑:侯群雄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57350401 门市部电话:(010)57350370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00×1000 1/16 16.5 印张 2 插页 250 千字

2013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2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定价:28.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57350337

目 录

第一部	韭妹	1
第二部	嘹歌	51
第三部	晓月	115
第四部	知知	185



第一部
韭
妹

• — •

韭妹赤脚牵着一头耕牛吃力地朝田埂走去，在她那双被包裹过的已经变形的脚下是已经枯萎的茅草和割剩下的稻茬，这些枯草和稻茬是难以满足耕牛巨大的胃口的。每天喂饱这头牛成了韭妹的一件大事。初冬时节，稻田和田那头的山坡上都已被老天爷抹上了一层白霜。韭妹口中呼出的一团团热气，瞬间也变成霜结在了眉毛上。呵，好冷！韭妹打了个冷颤，将一只手放到嘴边哈了哈气，又换过牛绳，换另一只手再哈了哈气，但这点热气对已经被冻伤的手来说几乎没有任何保暖作用。韭妹的两只手又红又肿，整个手背已经溃烂。一阵寒风袭来，韭妹掖了掖身上单薄的擦满补丁的棉衣，牵着牛继续往前走，她想牵着牛去山那边寻找新的草源。寒风冷冽，牛走得很不情愿，它似乎在生气：你这个细妹子长得那么瘦，自己都从来没吃过饱饭，又怎能喂饱我？这么冷的天哪里找得到吃的东西？牛对着韭妹哞哞地叫了两声，然后就不再挪步。韭妹看牵不动牛了，回头望了一眼，牛的眼睛也正望着她，平日老实巴交的牛今日犯了牛脾气，富有挑战意味的眼神似乎在告诉韭妹，我就是不走了，你能怎么办吧？韭妹好生委屈，连这畜牲也敢欺负我，我的命为何这样苦？想着自己的苦，两行清泪涌出眼眶划过皴裂的脸颊，滑落到地上。牛似乎心酸了，收起牛脾气，挪动脚步，随韭妹朝山那边走去。

走到山那边，一丘收割过的稻田里还有一些未冻死的野草，韭妹便牵着牛走过去。冬季的水田虽然已经干了，但仍有些浅浅的

水坑，韭妹赤脚踩到上面，刺骨的冷，揪心的痛，她忍不住龇牙咧嘴叫出了声。这双脚四岁起就被母亲用布紧紧裹住，阻止它的生长，但到五岁时又松了绑，如今变成了既不是三寸金莲又不是正常大小的怪模样，小脚趾压在脚板底下，碰到硬东西便会疼痛不已。牛听到韭妹的叫声，看着韭妹的脚，似乎在思索着什么。过了一会儿，牛在韭妹的脚前拉出了一大堆粪便，新鲜的牛粪正冒着暖乎乎的热气。韭妹感激地摸了摸牛头，便把一双脚插到牛粪里去取暖。韭妹觉得暖和了一些，心情也好了一些，嘴里竟哼出了自己编的牧牛歌：

老牛哟老牛，
哞哞地唱歌，
唱的什么？
吃饱了不饿。

老牛哟老牛，
哞哞地唱歌，
唱的什么？
不饿了干活。

韭妹稚嫩的声音在田里飘扬，冷风似乎在嫉妒韭妹好听的嗓音，它突然发出一阵尖叫，冲进韭妹的喉咙，韭妹被冷风一呛，发出一阵剧烈的咳嗽声，歌声被打断。牛走过来蹭着韭妹的身子，试图安慰她，但韭妹怎么也止不住咳嗽，咳出了胃液，咳出了眼泪。也许这咳嗽声淤积了太多的悲和愤，它划过田野，刺破山梁，传到了正在山路上行走的一老一少母子俩的耳中。想不到的是，这咳嗽声将改变她的命运。

· 二 ·

韭妹本不叫韭妹，也许她出生时有过一个正式名儿，花儿、香

儿什么的。她三岁的时候，清廷被推翻，民国创立，多事之秋，民不聊生，百废待兴，而又恰逢饥荒灾病，病死饿死者不计其数。韭妹的父亲年纪轻轻便撒手人寰，抛下妻子及女儿韭妹还有一个嗷嗷待哺的男婴。韭妹母亲，一个三寸金莲的妇人，如何能独立承担起抚养两个孩子的重任，迫于无奈，两年后经人介绍远走异乡，另嫁他人。对方提出只能带着男孩一起改嫁。可怜的韭妹年仅五岁便被母亲通过中间人送给人当童养媳。从此，母女天各一方，再未谋面。

收养韭妹的这家人其实还没有儿子，他们这是预备着的。这家人姓张，以种韭菜为生，因此给这个不知名和姓的小妹子取名张韭妹。张韭妹进门后，一年，两年，三年……张家始终未添男丁，于是将怨气撒在韭妹身上，嫌她背运，又嫌她吃干饭，逼她干各种活计。韭妹成了这家的童工，干了活还不算，受尽虐待，甚至不许韭妹住进屋里，只让她在牛栏旁支了一块门板权当床，每日与牛为伴。不久，韭妹的头得了一种严重的皮肤病，当地人叫做“癞子头”，从此更是遭人嫌弃。韭妹整天干活却吃不上一顿饱饭，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不成人样。韭妹在张家夫妇“你去死”“你怎么还不死”的骂声中撑到了十五岁。

真的是硬撑到了十五岁啊，韭妹看上去只有十岁大小，个子不到一米四，暗黄的皮肤上到处都是皴裂的口子，严重的“癞子头”使她没有一根像样的头发。她还能支撑多久呢？那剧烈的咳嗽仿佛要将她体内最后一点力气耗尽。她虚弱地靠在牛身上，眼睛平视着前方，自言自语地说：“嗯妈，你不要我了，把我丢了，今天我咯个样子可能是走到头了，你如愿了，真的不会再见到了。我也不想再见到你，下辈子也不想见你。”说完又是一阵咳嗽，身子一软，倒在了田中。见韭妹倒了下去，牛着急了，对着山梁发出阵阵啾啾的惨叫。

那对母子已经下了山，走近田边，听到韭妹剧烈的咳嗽声和牛撕心裂肺的惨叫，疑惑地看了过来，正好看见韭妹的身子无声地滑

落在地上。

年轻的儿子对母亲喊了一声：“嗯妈，您看那田里倒了个细伢子，只怕是病了。”

年长的母亲应到：“伢子，你快去看看，救人要紧。”

儿子朝田里跑去，跑到失去知觉的韭妹跟前，他摇摇韭妹的身子，问道：“咳，你是何解？哪不舒服？”见韭妹不应，他朝母亲喊道：“是个细妹子，她昏死了，冇得反应。”

母亲说：“那你快抱起她来，我们到附近找找看有没有郎中。”

儿子将韭妹抱起放到牛背上，母子俩一起往村子里找人去了。走到村口，母亲拦住一位村民，问他村里是否有郎中，能不能救救这个细妹子。村民朝牛背上看了一眼，大吃一惊，说道：“这不是张家的韭妹吗？他们也太狠心了，把妹子折磨得不像个人样。”

母亲一听便说：“呵，你认得她家啊，那麻烦你将她带回去，让她家赶快请个郎中，帮她看病抓药。”

谁知村民说道：“看病抓药？那只怕是冇得咯么好的事，张家巴不得她早点死掉。”

母亲不解地问道：“哪有盼着自己的妹子早死的？咯个妹子才多大，十来岁的人怎么也要治好啊，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村民叹了口气：“唉！咯位大婶你是不晓得啊，咯个妹子不是张家的亲生女儿，是她亲娘送给张家做童养媳的，哪晓得咯些年张家一直冇生崽，便把她当牛马一样对待了。”

母亲心忧地问道：“什么？还有咯样的事？那咯个妹子命也太苦了，难道冇得其他人管她吗？”

村民说：“唉！村里的一些乡绅也出面管过，但冇得什么用。乡绅们还说要是有谁家冇崽伢子，就让她嫁过去，咯样可能会过几天好日子。”

听罢，母亲不再吱声，走到韭妹跟前，用手去掐她的人中、虎谷。韭妹慢慢有了知觉，艰难地睁开眼，看见一老一少两张脸，还有久违的慈祥和蔼，冥冥之中，韭妹以为是嗯妈和弟弟，哭道：“嗯

妈，你终于来看我了。”

母子俩愣了一下，母亲抚着韭妹的肩膀，和声说道：“细妹子，你莫哭，我虽然不是你嗯妈，但我要想办法做你的嗯妈。”说完她自己的眼泪也刷地流了出来。

· 三 ·

母子俩住在几十里远的另一个乡，母亲姓刘，因丈夫姓贺，故名贺刘氏。贺刘氏生了三个儿子，丈夫早逝，她咬紧牙关，用丈夫生前做篾匠积攒的一些薄银，自己为隔壁地主家做洗衣工，硬是将三个儿子拉扯成人。儿子长到当婚当娶的年纪，家里薄银耗尽，她自己也积劳成疾，已不能胜任洗衣的体力活了，眼看着三个儿子都无钱娶媳妇，她心里像火烧似的。这不，一个远房亲戚牵线，今天她去为大儿子相一个媳妇，在往回走的路上碰到病倒的韭妹。听到村人的话，贺刘氏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咯个妹子有十五岁了，倒是可以给二儿子当媳妇。虽然现在人看着不成样子，但带回去好生调养，一定会调出个女孩模样，既解了自己的后顾之忧，又可救人一命。于是她托人去韭妹的村里打听。

张家一听有人想收走韭妹，心中暗自高兴，连连说：“咯要得，咯要得。”便让韭妹进屋洗了个澡，换了一身张家主妇的半旧衣服，几乎是急不可待地把韭妹推给了贺刘氏。

说起贺刘氏的三个儿子，都是当地出了名的老实人，心眼太实，只会傻干体力活，全无半点持家发家的想法，家里的日子过得经常是人不敷出。贺家成了当地有名的穷人家。老大贺金宝，已经二十九岁，相过几次亲，都因女方嫌家穷而遭到拒绝，今天好不容易又相了一家，女子有残疾，是位哑女，这回倒是一拍即合，双方总算都有了着落，只等择一黄道吉日便可成亲。老二贺二宝，已经二十五岁，也正在为找对象发愁，除了家穷，还口吃，见了生人，更是口吃得话都说不出来，更不招妹子待见。老三贺三宝，二十三

岁，生得倒是浓眉大眼，膀大腰圆，招人喜欢，但在贺刘氏的脑子里，他还排不上位。

贺刘氏盘算着让三宝从与二宝合住的小屋搬到金宝的房间去，再择个日子，简单摆几桌请街坊四邻吃顿喜酒，就算是把韭妹正式迎进贺家。韭妹仿若做梦一般，她从五岁被送给张家当童养媳实则当童工开始，就从来没有过家的念想，从未享受过家的温暖。自从那天被贺家母子救起，突然享受到人间最起码的温暖，以至于她一直不敢相信自己能有这样的好命。当贺刘氏将她带回家，帮她洗脸洗身子，帮她用草药治“癩子头”，她忍不住痛哭流涕。她的比她大十岁的丈夫手足无措地站在她身旁，紧张得结巴着说不出一句整话，但看她的眼神却充满怜爱，让她感动得稀里哗啦。“你莫……莫哭啊，你……你是不是不……不舒服……”贺二宝看着眼前这个比自己矮一头，看上去还像个小孩的女子，问道。韭妹满脸泪水，使劲摇头，她想回答说不是不舒服而是太舒服，是自己从没体会过的舒服。但她表达不出来，只任自己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

· 四 ·

成亲的那天，贺刘氏特意用一块红绸子布给韭妹做了一个头套，遮住了“癩子头”的韭妹，穿着一身新棉衣，干干净净地出现在众人面前，倒显得有几分姿色，这让贺刘氏觉得还算有些面子。因为是贺家娶的第一个儿媳妇，街坊四邻都由衷地替贺家高兴，借着酒劲儿，和贺二宝开玩笑：“二宝，恭喜你啊，只是你媳妇看上去还小，你要小心些啊。”“二宝，赶快替你嗯妈生个孙子。”“二宝，莫有了媳妇忘了娘啊。”“二宝，莫饱汉不知饿汉饥，睡觉的时候声音轻点啊。”……你一言我一语，只把两人说得又羞又窘，众人哈哈大笑。这笑声，是韭妹有生以来听到过的最动听的笑声。这笑声穿过酒桌，在梁间萦绕，落入到韭妹的心里，生根，发芽……

深夜，众人散尽，山村沉入一片空濛之中，贺刘氏给了韭妹一块布单，悄悄地告诉她，要她睡觉时垫在床上，懵懂无知的韭妹顿时脸色绯红，躲进小房里去了。贺二宝和韭妹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第二天天蒙蒙亮，韭妹就将身子从二宝的怀里抽了出来，穿好衣服走出小房间，听了听，隔壁的金宝、三宝还在酣睡，又听了听，婆婆的房间也没有动静，于是轻手轻脚地来到灶屋，准备一家人的早饭。十年暗无天日的童工生活，韭妹早就成了做家务的一把好手，她麻利地从水缸里勺了瓢水，将菜锅涮了一下，又去米缸里勺米，将米淘洗几遍，很认真地把米里掺杂的小石子挑出来，然后倒入锅里，放上水，又用食指插到水里，水与食指第一个关节齐平，正好。她引燃火，往灶里添了柴，然后去洗盐菜干，准备做碗盐菜汤下饭。不一会儿，饭锅开了，热气腾腾，韭妹连忙将米汤舀出来，把柴火弄小，慢慢地将米饭闷熟。饭做好了，韭妹又把昨日喜酒剩下的菜挑了两样倒到锅里热了热，再把盐菜汤做好。待一切收拾完毕，韭妹便去叫醒婆婆和三兄弟。

贺刘氏平日都起得早，只是这几天张罗二宝和韭妹的婚事，太累了，今早便睡得沉，直到韭妹叫她才醒。起床后，她看见韭妹已将饭菜做好，心里很高兴，想到自己这辈子的辛苦，现在总算有人帮她分担，心中不免宽慰，她对韭妹说：“韭妹，你昨天太累嗒，做什么起咯么早，你应该多睡觉，早饭我来做就好。”

韭妹心怀感恩之情，见婆婆如此体贴，通情达理，更是感激不尽：“嗯妈，您以后多休息，家务事我来做。”

贺刘氏见韭妹如此乖顺，更觉得自己将韭妹带回家来是做得最对的一件事，便又说道：“韭妹啊，你还小，身子又单薄，还要好好养身体，把身体养好了，赶快给嗯妈生个孙子，以后家务事你给我搭个帮手就行了，不要什么事都一个人做。”

听着婆婆让她赶快养孙子的话，韭妹的脸又红了，跑回到自己的小屋去了。二宝刚从床上坐起，看到韭妹，眼睛里还有点初为人

夫的羞涩，他一把将韭妹拉到床上，把这个瘦弱得像孩子的身子紧紧地抱着。韭妹初为人妇，明白这就是自己终身所依的男人，又想着婆婆抱孙子的愿望，心里暖乎乎的，任由二宝的大手在自己的身上抚着。

· 五 ·

转眼快三年了，韭妹已经十八岁了，在贺刘氏的调理和二宝的抚慰下，她的“癩子头”已经痊愈，身子也较来时长了半个头，出落成一个大姑娘了。贺家给了她一份安定的生活，她再也不用睡在牛棚里，再也不用赤脚走在冰冻三尺的路上，再也不用受人的白眼，对她来说这就是天堂般的生活。越是生活安定，她就越想用自己的行动来报答贺家人的恩情，她起早贪黑忙里忙外，逐渐成了家里的主心骨。但有一件事让她焦虑不安，那就是至今她还没有怀孕。一想到这件事，她就觉得亏欠了贺家，亏欠了婆婆，亏欠了丈夫二宝。年过十八的她，由于之前营养不良，一直没来过月经，贺刘氏悄悄地替她抓过几副汤药，花了钱不说，她的肚子至今仍然没有动静。韭妹有些灰心，夜深人静的时候，经常听着二宝的呼噜声暗自落泪。

这天清晨，韭妹照例早起去灶屋做饭，碰见大哥金宝的媳妇哑女翠姑正去茅厕。

翠姑是去年过门的，没多久就怀孕了，现在肚子已经很明显，预计还有两个月就要生产了。贺刘氏非常高兴，贺家终于有后，自己一辈子的辛苦总算值得了，言语间对翠姑多了格外的关爱。韭妹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可自己的肚子就是不争气，对翠姑又羡慕又嫉妒。她是个善良的女人，把嫉妒之心压在心里，把羡慕之情表露无遗，殷勤地帮着婆婆照顾翠姑。见翠姑爱吃酸的，她便去山上摘野酸楂，吃不完的她就做成酸楂片，留给翠姑慢慢吃。翠姑自然感动，很喜欢这个比自己进门早却比自己小好几岁的弟妹，两妯娌

相处得很融洽。

见到翠姑，韭妹赶忙上前一步去扶，翠姑张嘴呀呀了几声，算是感谢。将翠姑送回房里，韭妹走进灶屋，一边忙活一边想自己的心事，菩萨，求你保佑我快点成为大人，我想怀孩子，我想生一个漂亮的孩子。正想着，突然觉得小腹有些胀痛，她想可能是受寒了，便给自己烧了一碗开水，又磨了点姜泡了一碗姜汤水趁热喝了下去。可过了一会儿，肚子还是没好，反而越来越痛。她忍痛将早饭做好，便回小屋里躺下休息。二宝这时已经醒来，看她脸色难看，便问道：“韭妹，你……你冇事吧？你……你的脸色不……不好看……”

韭妹捂着肚子说：“我肚子痛——”

快三十岁的二宝一遇到问题依然摆脱不了对贺刘氏的依赖，说道：“啊，肚……肚子痛？那我……我去喊嗯妈。”

韭妹阻拦道：“不要喊嗯妈，我睡一下就会好的。”

听韭妹如此说，二宝便从床上坐起去帮韭妹揉肚子。他掀开被子，突然被眼前所见惊得睁大了眼睛，韭妹身下的床单上湿了一大片血渍：“韭妹，你……你流血了。”二宝吃惊地说道。

“啊？是吗？”韭妹猛地坐了起来，当她看见了那滩血，吃惊地愣了一会儿，忽然哭了起来，“唔唔，你快去喊嗯妈，应该是来月经了，终于来了，唔……唔……”

二宝听了韭妹的话，兴奋地点了点头，立即下床去叫贺刘氏。贺刘氏边扣衣扣边随二宝跑进小屋。见到贺刘氏，韭妹喊了句“嗯妈”便泣不成声。贺刘氏搂着韭妹的肩膀，说：“咯是好事，莫哭，快莫哭了。二宝，你去打盆热水来，让韭妹洗一洗，帮她换条干净的裤子，我去找翠姑要些草纸先给韭妹垫上。今天要去南货铺买些草纸回来，以后就要用草纸啰。”说完，二宝和贺刘氏都从小屋出去了，剩下韭妹坐在床上，虽然肚子还在疼，但她忽然不觉得难受了，她满心都是欢喜。她听婆婆说过，只有来了月经才算变成了大人，才有可能生孩子，她一直就等着这一天。今天终于如愿以

偿。韭妹热泪盈眶，她马上就要有孩子了，她就要做母亲了，她要为贺家生后代，要替二宝续上香火。

· 六 ·

韭妹身形太小，生第一个孩子便难产，从白天半夜三点开始阵痛，一直痛到第二天晚上，孩子还没生出，先破了羊水，贺刘氏和接生婆忙进忙出却起不到什么实质性的帮助。贺二宝坐在外屋听着妻子的惨叫声心如刀绞，自责不已，仿佛是自己将韭妹害成这样一般。

精疲力尽的韭妹望着贺刘氏，说：“嗯妈，我生不出来，我只怕会死，嗯妈，我不想死。”

贺刘氏一边抱着韭妹，一边安慰道：“莫乱讲话，女人生孩子都是咯样痛的，你有事的，孩子就快出来了，你再用下劲。”说完吩咐接生婆，“你准备好接生，我来帮她压肚子。”

一会儿，接生婆喊了起来：“哟，露头了，看见头了，快了，快了，韭妹，你再用劲。”听着接生婆的喊声，韭妹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往下使劲，突然，婴儿冲出了韭妹的身体，而韭妹也昏了过去。

等到醒来，她立即用眼睛去寻孩子，孩子正躺在她身边，嘴里发出微弱的哭声，小脸憋得通红。贺刘氏站在床边，拍着孩子。见韭妹醒了，贺刘氏说：“韭妹，是个伢子，不晓得何事搞的，细伢子哭不出来，是不是饿了？想吃东西了？韭妹，你让他吸口你的奶头看看。”韭妹点了点头，贺刘氏便把婴儿送到她怀里。可韭妹的奶头并没有奶水出来，婴儿脸涨得更红了。

贺刘氏六神无主，对一直站在床边的二宝说：“韭妹还没有奶，你去泡杯糖水，喂伢子吃吃看。”二宝答应着跑到灶屋去泡了一碗白糖水。贺刘氏接过糖水用一块干净布蘸着往婴儿嘴里慢慢地灌，灌了几口后，婴儿更加哭不出来了。贺刘氏急得直搓手，躺在床上的韭妹也急得眼泪直掉。眼见着婴儿的呼吸越来越弱，到

半夜三更时分，婴儿已经停止了呼吸。在贺刘氏和韭妹的悲呼声中，赤条条降落到这世间的一个小生命，在抽搐着表达完他的反抗以后，便又赤条条而去。

整个月子里，分娩的痛苦，再加上丧子的悲切，将韭妹笼罩在一片黑暗当中。她以泪洗面，茶饭不思，神情忧郁。好不容易才盼来的一个孩子，就这么眼睁睁地死在了她的怀里，把她进入贺家以来所有的幸福击得粉碎。是不是前世造了什么孽，遭到报应了？老天爷，我已经够苦的了，遭到的报应已经够多的了，你不应该再报应我的孩子，你不应该让他离我而去。老天爷，你救救我吧，我下辈子做牛做马也要报答你，咯辈子你救救我吧。伢子，你何事咯样狠心？连看都冇看一眼你的嗯妈就走了，亏我怀你生你，是多么的不易，你何事不愿意做我的崽啊？韭妹就这么想一阵，哭一阵，哭一阵，念一阵。

见韭妹成天以泪洗脸，二宝慌了手脚，守在她的床头，安慰她：“韭妹，你……你莫急……急成咯样，我们……我们还可……可以再……再生，咯……咯个伢……伢子和……和我……我们有……缘分。你莫想……想他了。”

韭妹听着二宝的话，一会儿点点头，一会儿又摇摇头，像个傻子一样。贺刘氏只得又去请了个郎中，为韭妹号脉开药。吃了几副药后，韭妹的身体稍有好转，但已大不如前。

让韭妹彻底从丧子的阴霾中走出的是贺家发生的另一件让人操心的事。

· 七 ·

贺家老三已经二十七岁了，尽管贺刘氏到处托人，但都因家庭条件而遭女方拒绝。也有女方看中三宝本人的，提出让他当倒插门女婿，但贺刘氏又不愿意让自家儿子倒插门去姓别人家的姓。贺三宝的婚事就这么耽搁下来了。贺三宝是血气方刚之人，一怒